

為鄭介民辯誣(二)

喬家才

策劃消弭兩次叛亂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日本關東軍又侵占我熱河省，進犯長城各口，圖威脅我平津。中央准張學良辭北平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兼代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坐鎮北平。鄭介民為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華北特派員，長住北平，協助何部長工作。

當時日本軍閥除用武力外，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正在進行所謂「華北特殊化」，積極推動分化運動，想使冀、魯、晉、察、綏五省脫離中央，各個獨立，達到「以華制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侵略目的。但山西閻錫山、山東韓復榘、察哈爾宋哲元雖都與敵人委蛇，却不受敵人愚弄和利用，都不肯背離中央，使敵人「華北特殊化」的夢想成空，不能實現。

分化不成，於是採取直接行動。日本軍閥以一百萬元要孫傳芳和張敬堯收買舊部，孫傳芳在天津暴動，張敬堯在北平暴動，造成既成事實，日本就以武力支持，讓他二人分別統治平、津。孫傳芳曾自稱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司令，張敬堯

做過湖南督軍，都有舊部蠢蠢欲動。一旦平津得逞，就可以威脅華北五省了。日本軍閥為使張敬堯在北平暴動易於成功，又以五萬元收買了北平軍分會的一名低級職員，暗殺何應欽部長，造成北平羣龍無首紛亂狀況，以配合張敬堯北平大暴動，收到更大的效果。

被日本軍閥收買暗殺何應欽部長的那個人，天良並沒有喪失，他仔細想想，為了五萬元，殺害自己的長官，出賣國家民族，大逆不道，罪惡滔天，實在不合算。於是將日本軍閥的陰謀，秘密報告何部長。何部長覺得事態嚴重，假如北平發生暴亂，非同小可，急召鄭介民商量對策。鄭介民以為，為了北平安定，要釜底抽薪，必須先除去張敬堯。這就是高蔭祖所著「中華民國大事記」所載斯年五月七日：「前湖南督軍張敬堯受人賄買，圖謀不軌，化名常世古，被愛國志士刺殺於北平。」

何部長規定，執行除奸這樣重要的任務，必須選擇黃埔同學，不能假手不三不四的人物。鄭介民奉到這項命令，召集特務處北平站站長陳恭澍、天津站站長王天木商討人選和進行步驟。陳恭

澍推薦白世維，鄭介民命陳恭澍先去徵詢白世維的意見。

白世維山東人，黃埔第七期畢業，當年祇有二十歲出頭，忠誠勇敢，慷慨尚義，已經加入復興社，正從事長城內外的抗日游擊活動。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七日上午八點正，鄭介民在北長街十八號主持了一個小型會議，出席的人，除鄭介民、陳恭澍、王天木外，多了一位白世維。

「日本軍閥陰謀，」鄭介民首先向與會諸人宣布：「收買了張敬堯和孫傳芳，要他們分別在北平和天津暴動，並且要暗殺何部長，製造北平的大紛亂，好使華北特殊化。」

「剛才奉到何部長的命令，」鄭介民繼續說：「要保持北平的安定，必須先除去張敬堯這個漢奸。陳恭澍同學說白世維同學勇敢沉着，必能完成這項神聖任務，不知世維同學肯不肯承擔這項任務？」

「世維受國家培植，」白世維感於鄭介民態度言詞誠懇，說道：「為民族生存，為國家除奸，為北平一百三十萬民衆的生命財產免於塗炭，以及何部長的安全，義不容辭，願意接受命令，

除此漢奸，不計個人生死，達成任務。」

「這項任務，必須達成。」鄭介民再度叮囑：「至少也要做到同歸於盡，絕對不能把柄落到日本人手裡，增加政府的困難。需要帶兩個炸彈，萬一失敗，也好同歸於盡。」

「不需要攜帶炸彈，」白世維說：「帶上炸彈，會增加許多麻煩。我雖非神槍手，相信兩粒子彈可以解決張敬堯。萬一失敗，再有一粒子彈，我可以自了。請你放心，白世維絕對不會活着落到日本人手裡。」

「此去可能發生意外，」鄭介民又慎重其事地說：「你對家中有何交代？」

「家有父母、老婆和一個不滿週歲的女兒白宗惠，家境小康，生活不成問題。不幸犧牲，希望國家對我的父母和妻女另眼看待。如果達成任務，不求其他，祇希望保送我進陸大，以求深造，於願足矣。」

鄭介民把身上帶的一支四九一四四一號毛瑟槍和七粒子彈交給白世維。當時已知確實情況，張敬堯化名常石谷，住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三樓，一連開了四個房間。東交民巷是各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有兵營，駐有各國的軍隊，六國飯店就在日本兵營的緊隔壁。張敬堯住在那裡，以為固若金湯，絕對安全。

「我不認識張敬堯，」白世維說：「需要一張張敬堯的照片。」

「不要緊，」王天木插嘴說：「我認識張敬堯，我陪你去六國飯店指認。張敬堯抽鴉片，每天睡到中午十二點鐘才起床。他雇用四個保鏢，

但是每天下午一點鐘才到六國飯店值班。所以，祇有十二點到一點鐘是個空隙，可以下手，一點鐘以後就困難了。」

說幹就幹，決定當天中午進行工作，時間已經是上午十點鐘，祇剩下兩個鐘頭了。王天木陪白世維到前門買了一雙布底鞋，換下皮鞋，再到六國飯店三樓開房間。王天木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冒充日本人，大昌洋行買辦。白世維扮演他的跟班。六國飯店的每一個房間的衛生間，在走廊一面，開有一個小窗戶，這個小窗戶幫了白世維很大的忙，就藉這個小窗戶，很順利地給了張敬堯兩粒子彈，完成任務。孫傳芳住在張敬堯隔壁房間，他非常機警，身手敏捷，聽到槍聲，知道不妙，毫不遲疑，立刻從窗戶爬出，翻牆逃往日本兵營，不敢再進行天津暴動。

策劃除奸功成不居

這次鄭介民策劃除奸，安定華北，不但完成任務，乾淨俐落，對漢奸醜類，也起了很大鎮扼作用。他有功不居，全部獎金歸於白世維等，並呈報力行社，請將白世維和陳恭澍由復興社社員升為力行社社員，以為表揚。陳恭澍一生最感激鄭介民對他的照顧和愛護。他曾說：「鄭介民先生判斷準確，調度適切，恰似一件盡善盡美的藝術傑作。」又說：「有大功不居，受巨獎不取，又為軍統局清白家風樹立了楷模。」就是指著這件事而言。劉啟瑞輓鄭介民先生，也特別以功成不居來讚揚他。聯云：

報國矢忠誠，鞠躬盡瘁；

一生惟謹慎，功成不居。

氣度恢宏，功成不居；大智若愚，一生謹慎，這是鄭介民做人處事的態度，確為他人所不能及。

沈醉敘述這件事，出入很大，他說：「鄭介民在華北區區長任內，最得意之作，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派人在北平六國飯店打死張敬堯。」

又說：「便派華北區行動組組長白世維帶領行動員黃泗欽等將張擊斃。」

鄭介民是特務處華北特派員，不是華北區區長。白世維做這件除奸工作時，不但是華北區行動組組長，而且不是特務處的工作同志。他在六國飯店除奸，王天木指認確實後，即刻離開六國飯店，他進行這項工作，可說是單槍匹馬，並沒有帶甚麼黃泗欽等行動員。沈醉連白世維的名字都弄不清楚，把白世維說成白式維，可知都在捕風捉影胡扯，知道甚麼？

民國十七年全國統一，不幸十八、十九兩年，連續發生內戰，國力大損，引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至二十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六年間也發生兩次叛亂，幾乎演變成內戰。一次是二十二年十二月的閩變，一次是二十五年六月的兩廣事變。這兩次事變，都因為特務工作發生奇效，戴雨農和鄭介民兩先生領導有方，消弭了戰爭，沒有流血，危機解除，才保存了國力。七七事變，才能起而抗戰，相持八年之久，終於獲得勝利。

二十二年的閩變，是由李濟、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在福建發動叛亂，他們組織了中華

共和國人民政府。一面和盤據江西的共產黨簽訂攻守同盟，一方面利用海口接受蘇俄的援助，已有三萬支步槍、四千挺輕重機槍、兩百門大砲及各種彈藥和器材，在海參崴裝船，準備運到廈門。這批武器如果運到，叛亂集團如虎添翼，對於國家的安全，威脅很大，必須及時遏阻。

戴雨農先生親往漳州，策動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六十師師長沈光漢於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發表通電，擁護中央。沈辭說：「他（鄭介民）派去的海南島文昌縣的小同鄉雲大沂策動七十八師師長雲應霖投效蔣××，雲大沂還提供很多情報。」

這項資料非常重要，可能以前忽略了，應當予以證實。鄭介民當時正在北平，但對解決閩變所作的努力和貢獻，極為重大。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的兩廣事變，是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以抗日作號召，發動的叛亂，來勢凶猛。粵軍已入侵湖南的永州，桂軍進逼衡陽。北方的宋哲元和韓復榘通電呼籲和平，意在阻止中央用兵。雲南的龍雲封存中央銀行鈔票，表示響應。而當時廣東的空軍優於中央空軍，陳濟棠就因此有空軍，有恃無恐，才敢發動叛亂。假如事變擴大成內戰，華北的局勢可能惡化，造成日本軍閥侵略機會，國家必然遭受重大損失。

戴雨農先生和鄭介民先生為避免流血，消除叛亂，動員了所有兩廣的同志全力以赴。除當時任港粵區正副區長的邢森洲和龔少俠加緊工作，日夜不息。梁幹喬和鄭介民先生所起的作用更為重大。

廣東空軍電臺臺長梁伯倫係梁幹喬的姪兒，早就約定好電臺聯絡辦法。事變發生後，梁伯倫很快就同特務處的總臺取得聯絡，這對粵空軍以後行動，全部順利飛到南昌，極有幫助。廣東空軍全部飛走，使廣東空軍成空，對陳濟棠是很沉重的一擊，他會想起封辭「機不可失」，飛機既然失去，祇好走路了。

鄭介民以為謝瀛洲和廣東軍政高階層人員關係極深，假如他是力行社的同志，由他進行策反，必能事半功倍，瓦解廣東的武裝力量，可惜他不是力行社同志，應當由此着手。

「有一個人可以影響粵局，」鄭介民對力行社常務幹事滕傑說：「可惜他不是同志。假如介紹他加入團體，一定會起很大作用。」

「誰？」滕傑問。

「謝瀛洲，年齡比我們大了一大截。」

滕傑認為這件事太重要了，趕緊去報告蔣公。蔣公以為祇要對工作有貢獻，年紀大些沒有關係，可以破例。於是介紹謝瀛洲加入三民主義力行社，交特務處戴笠運用，進行策反，這對於瓦解陳濟棠的武裝力量，貢獻極大。

沈辭說兩廣事變時，鄭介民前往香港，指揮華南區進行暗殺陳濟棠，這又是血口噴人。沈辭說：「鄭派到廣州的一個暗殺小組……結果被陳的特務發覺，將鄭派去的幾個特務捉了去。這更促陳堅定了反蔣的決心。」生編硬造，以達誣毀軍統局和鄭介民之目的。

梁寒操說過：「鄭介民領導情報工作三十年，國家賦與殺戮大權，然從無傷害一人。雖屬敵

人，被拿獲之後，反樂為其用，非抱仁義之心，行仁義之政，豈能臻此？」這和沈辭說鄭介民好殺，以及說：「他是一個極其凶惡的大特務頭子。」正好相反。

梁寒操的文章、道德、人格和學問，沈辭不能望其項背。梁沈所說，兩相比較，則是非真偽，可以了然了。

深謀遠慮判斷正確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鄭介民從歐洲考察歸來，分析世界局勢，以為德國自希特勒以下，都是些狂躁之徒，急近利，忽遠略，不出十年，歐洲必會爆發巨變。觀察深遠，判斷正確，果然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爆發。不幸，我國因日本軍閥接連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淞滬挑釁，迫使我國起而抗戰，提前兩年，破壞了我國預先擬定的戰略，吃虧很大。沈辭敘述鄭介民赴歐洲考察，「曾多次要求晉謁希特勒」等，完全歪曲事實，以達誣謗誣毀之目的。

抗戰期間，鄭介民任軍令部第二廳副廳長，廳長為楊宣誠將軍。二廳和軍統局的工作，公開和秘密配合，發揮了極大的工作效能。戴雨農先生鑑於軍隊不注意情報工作，也缺乏這種幹部，抗戰一開始，就着手培植此項人才，於臨澧訓練班設參謀組。後設謀報參謀訓練班，以臨訓班之參謀組為第一期，從第二期起到第九期最後一期，都是挑選成都中央軍校應屆畢業生，予以專業訓練，並授以陸大部分課程。前後訓練了一千四

百九十九人，都由第二廳分發各戰區長官司令部、各集團軍總司令部、各軍、各師。二廳各予以密碼本，所獲重要情報，利用軍中電臺，直接報廳，以爭取時間。於是，軍隊中的諜報參謀業務，才有系統地建立起來。戴雨農先生和鄭介民在國民革命軍建軍史上，完成此一偉大建樹，值得大書特書。

抗戰勝利後，戴雨農先生忙於肅奸工作，奔波於京滬、平津、青島、杭州、武漢、廣州各大都市之間，席不暇暖。鄭介民因擔任軍事調處執行部的政府方面代表，經常住在北平，與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代表羅伯森（Roberson），進行調處工作。鄭介民的辦公廳主任為黃天邁，葉劍英的辦公廳主任為黃華。黃天邁和黃華是北平燕京大學先後同學，又都姓黃，羅伯森開玩笑，說他們既同學又同宗，却是對頭，實則不然。黃華在燕大時名王汝梅，究竟姓黃，抑或姓王，祇有黃華自己知道。

共產黨的部隊和國軍到處衝突，調處停戰，效果很少，而羅伯森又偏袒共軍，一味對國軍加以壓力，國軍反感很大，鄭介民傷透腦筋。他希望調處生效，能使戰後百孔千瘡的國家得以和平喘息，從事建設，終成泡影。因為他忙於軍調部的工作，並不參加戴雨農在北平時所主持的午餐會報。所以我從綏遠來到北平，很少和鄭介民見面。

戴雨農先生最後一次到達北平，好像有甚麼預感似的，兩度和鄭介民談話，要他負責照顧死難同志們的遺眷，告訴他已經準備好的經濟情形。

，帶些交代後事的託孤意味。鄭介生一向不過問軍統局的經濟情形，所以都被他拒絕，沒有詳談。這是雨農先生殉職後，鄭介民親口告訴大家的。

戴雨農先生離開北平的前幾天，在午餐會報時，要樓兆元擔任北平特警班總務組組長，他擔任政訓組組長，不願幹總務組組長。雨農先生很高興，硬是拒絕他幹政訓組組長的要求，寫張條子，要他回局本部報到，改派張精一為特警班總務組組長。

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雨農由青島飛南京，因京滬氣候很壞，攜帶必要時折返青島的汽油。駕駛員對南京的地形不熟悉，飛過頭，座機在南京以南岱山撞山失事。鄭介民奉命接長軍統局，必須於百忙中同重慶一趟。雨農先生殉職，北平特警班一切計劃都成泡影，許多困難問題，也無法解決。因此我向鄭介民辭職，他要我繼續負責，等他從重慶回來再說。樓兆元正想去重慶活動，拿出雨農先生的條子，報告鄭介民先生，要求同機飛渝，去了重慶。

北平特警班人手極不齊全，相差很多。總隊長王清溪尚在蘭州，總隊部不能成立，政訓組組長也沒有到達，七個中隊需要二十一位區隊長，那時每隊祇能分派一人，所需要的教官都沒有聘請。因為雨農先生一再叮囑，要在四月初開學。所以在人員不足的情況之下，提前於四月三日開學，較軍統局成立紀念日四月一日，祇遲兩天，以達成雨農先生生前願望。

北平特警班同學考選自各地優秀青年，程度

高，素質好，有抱負，管理訓練都比較容易。入伍訓練，不到三個星期，進步神速，步法齊整，動作迅速確實，精神振作，朝氣活潑，好像經過長期訓練似的，雨農先生死而有知，可以含笑九泉矣。

一天，華北辦事處有位同志，給我抄來一份電報，係王蒲臣從重慶拍給馬漢三的，說毛人鳳要樓兆元擔任北平特警班的副主任，請他向鄭介民疏通促成。樓兆元不久即來北平。

中美合作所結束，美國海軍部履行協定，提供中國四十名官員赴美考察的經費。我在陝壩已獲通知，列名四十名名單內。這次雨農先生來北平，我曾當面向他請求，准我赴美考察。他認為特警班工作非常重要，不答應我離開。後來得到這個消息，可以擺脫特警班的職務，真該念一聲「阿彌陀佛」，趕緊造冊，準備移交。樓兆元從重慶回來，好像急於接收，我未奉鄭介民面諭，不知內情究竟如何，祇好裝做不知道，等候鄭介民歸來。

鄭介民回平，當天下午在什錦花園見面，不等我開口，他先對我說：

「北平特警班和中央警校北平第五分班，將來必須合併，你和劉誠之（第五分班主任）都是第六期同學，劉誠之在警察方面的資歷比你優越，你競爭他不過。所以，我向委員長簽了胡靖安、戴頌儀兩人，請求選定一人任特警班主任。他們兩人都是第二期同學，條件都優於劉誠之，將來合併，不會吃虧。」

（未完待續）